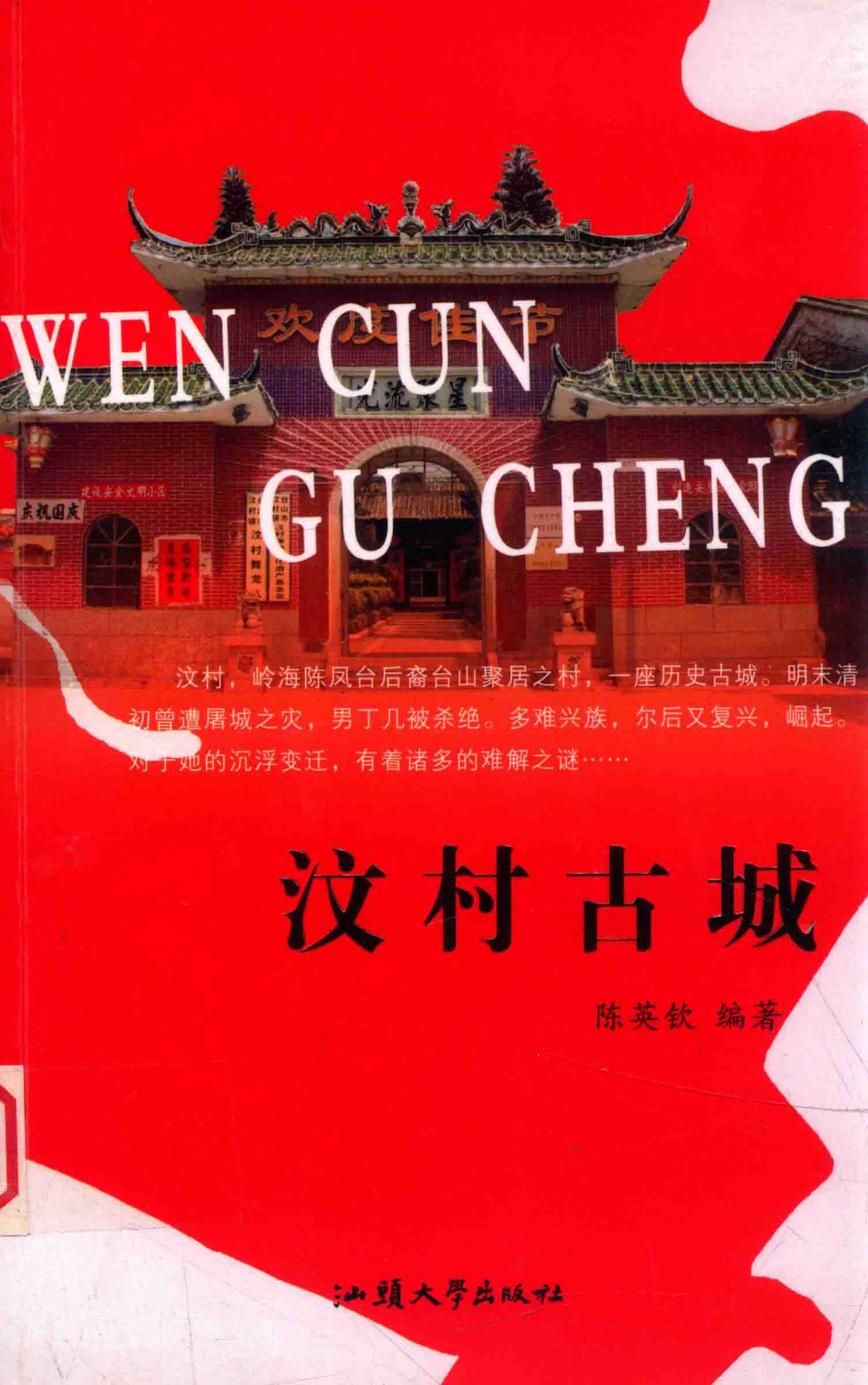




WEN CUN GU CHENG

汶村，岭海陈凤台后裔台山聚居之村，一座历史古城。明末清初曾遭屠城之灾，男丁几被杀绝。多难兴族，尔后又复兴，崛起。对于她的沉浮变迁，有着诸多的难解之谜……

汶村古城

陈英钦 编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汶村古城

Wen Cun Gu Cheng

陈英钦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汶村古城 / 陈英钦编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658-0382-6

I. ①汶… II. ①陈… III. ①村史—史料—台山市

IV. ① K 29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9439号

汶村古城

作 者: 陈英钦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叶思源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封面设计: 王 勇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515063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电 话: 0754-2903126

印 刷: 台山市彩宁纸品印制有限公司

印 张: 7.5

开 本: 889×1194mm 1/32

字 数: 132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本册定价: 32.00元

ISBN: 978-7-5658-0382-6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56号3栋9A

邮编: 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传真/020-37637050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负责调换

自序

汶村，现在是台山市汶村镇下的一个管区，一条有着830多年历史的自然村落，台山境内有名的陈姓聚居和集散之地，一座历史上的古城。

我在汶村村出生长大，从小在汶村村的“散仔馆”、店肆、商铺和街头巷尾听到很多有意思的传闻和乡谚。如“亚妹你莫哭，带你到汶村住大屋；亚妹你莫笑，带你到汶村住大庙”，清朝黄儒炳“督塞横山海”，陈作新到朝廷打官司“坐如泰山，食如狼虎，吃碗底翻碗面”，还有“汶村佬斩头忌，六月十八斩到二十二”。传说每年的六月十八，汶村都是黑风暗雨，阴霾阵阵。这些故事、传闻、乡谚，使汶村充满着谜一样的魅力。

汶村村直到解放初期仍然是一个古城，村四边用二米高的城墙围住，墙外有池塘，塘外有环城河。分东、西、南、北门，每个门楼分别有大、小炮各两门把守。村内有花园（现在叫花厅）。为什么一条自然村的建设规划有这么好？为什么一条自然村的防御有里三层外三层？带着这一

个个不解之谜，我在工作和生活之余，渐渐地萌发了要揭开这一个个不解之谜的兴趣。

适逢国家开展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我有幸成为汶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协会的监事长，得到了南方日报、江门日报、南方电视台、江门电视台、台山电视台、汶村镇政府，对汶村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肯定和支持。汶村逐渐为天下人所知，汶村古城将得到国家的保护。在此同时，台山市档案局、台山市图书馆和台山市文物办，也给我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段雪玉老师，五邑大学张国雄、梅伟强老师以及汶村村委会、村中的父老乡亲对本书写作提供大量的资料和大力的支持。汶村兄长、更开中学已退休的陈伯林老师更是不辞辛苦随我到市图书馆、市档案馆查翻、搜集资料。在此，对上述为我提供支持帮助的单位和个人，深表谢意！

为了更好地配合汶村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我作为一个汶村历史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经过了几年的时间，走访了很多地方和部门，广为勘探和搜集资料。在《汶村古城》一书里，我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澄清原来历史故事的模棱两可，还各种说法的真实性，这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对今后研究汶村800多年历史和陈氏家族的历史文化从而激励后人都将提供有益的帮助。

《汶村古城》一书，引用了汶村民国期间的《族谱》和汶村“三圣堂”清朝时期重修的石刻碑文，从这些历史

资料可以看到，汶村的建村历史与新会良溪罗贵三十六姓南移不是同一时间。这对陈氏家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可能是一个新的发现和说法。

我凭着一种爱好，编著了《汶村古城》一书，但究其实，书中不少文字，已逸出汶村村范围，关涉台山或汶村周边。因为我认为，汶村的事情，是发生于台山及其周边境内的，与台山脱离不了干系，为汶村说事，离不开台山背景。而且，留下这些文字，也是一种资料保全的方式。这是需要稍加说明的。然而，由于我的知识很有限，相信在书中有很多错漏不实的地方，恳请读者多多指教。

陈英钦

二〇一一年九月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绪论：汶村，一个历史之谜	1
--------------------	---

第二章

汶村陈氏开基及明朝的繁荣	16
--------------------	----

第三章

王兴之役：明末清初汶村的离乱	41
----------------------	----

第四章

迁界与土客械斗：清代汶村及其周边概况	56
--------------------------	----

第五章

清末民初的海外移民潮	77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汶村的保家卫国运动	95
---------------------	----

第七章

汶村历史上的名人	116
----------------	-----

第八章

汶村名胜	135
------------	-----

第九章

汶村民俗与民间艺术	156
-----------------	-----

第十章

体育艺术之乡：汶村	185
-----------------	-----

第十一章

今日汶村	201
------------	-----

附录：汶村文献摘抄	208
-----------------	-----

后记	231
----------	-----

第一章

绪论：汶村，一个历史之谜

春暖人耕笠岭云，潮平鱼棹神州雨

——（清）陈淇《汶村古城行》

从台城，沿沿海高速或台南公路向西南驱车而行，在85公里处进入汶村镇，有一条赫然大村，这便是与台山斗山六村、都斛莘村、斗山浮石、都斛白石而著称的所谓“三村二石”之一的汶村。

汶村，现有住户2000多户，常住人口8200余人。耕地面积4823亩，其中水田3993亩，旱地830亩，山林11350亩，咸围6000亩。村居面积达7.5平方公里。明清时期汶村属新宁县海宴都。民国期间为台山县第九区汶村乡，延至解放后。1958年分为东上、东下、花厅、北东、北坑、北西、文南、文西、西胜等9个大队，1963年合并为东上、东南、北拱、西康4个大队，1984年合并为一村，1988年改称为汶村管理

区，下辖西康、南薰、北东、北西、东上、东下、花厅、上坑、沙坦、格山等10个自然村，村民小组9个。汶村地属低丘，北面是笠帽山区，高山连绵，主峰海拔674米。台南公路、沿海高速公路横贯汶村。台南公路以南，为海积平原，土层深厚，耕作层为粘土；公路以北，属丘岭岗田，土层较浅，耕作层多为砂土或黄壤土。公路南下是海岸，属汶村镇的海岸线长36公里，海滩辽阔。汶村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受海洋季风影响，夏不酷热，冬不严寒。年最高气温 36°C ，最低气温 3°C ，平均气温为 28°C 。雨量充沛，水热同季，夏秋多暴雨，冬春有干旱。年最大降雨量2320毫米，最小降雨量902毫米，年均雨量1900毫米。雨量虽多，但常集中在4至9月，占年雨量的85%。每年5-11月是台风季节，其中7、8、9月份最多。



汶村镇图

汶村，以陈姓为主，占有所有姓的95%以上。按“两个台山”的比例，旅居海外港澳台的汶村人口，可能也相当现居的汶村人口。由汶村陈氏族谱可知，陈氏始祖在汶村开基的历史可上溯至宋代乾道九年，明清以来，汶村叠经战乱、复兴，繁衍发展至今已有800余年。静卧于山海之间的汶村，在历史上是很有意思的一方水土，她以有较多的历史疑团，长期以来引起人们对她的研究兴趣。

汶村族祖的卜居之谜

汶村陈氏是宋朝陈辉（凤台）的后裔。“辉号登，进士谏议大夫，夫人邝氏生四子：谟、宣、英、恺。妾侯氏生三子：润、图、仁，兄弟七人。”陈辉七子从南雄珠玑巷南迁，“初，兄弟相语曰：是行也，兄弟难恐同处；但逢冲即止，村名边有点水者栖焉。盖水虽支流万派，在在可以逢源，况今故土亦言沙水村，一以无忘所自也。”陈辉排行老四的儿子陈恺39岁时来到了汶村，“自雄州（指南雄）逃难，泊舟三圣寺侧，夜梦诸神，告以进止，遂负神南奔，卜宅于此”。三圣寺，就是现在汶村村三圣堂旧址，这里正对笠帽山。笠帽山状如笠帽，山峦叠嶂，气象非凡，且有源于笠帽群峰的一条河蜿蜒流下，浩浩荡荡。周边是平原，有水灌溉，紧靠海边，宜耕宜渔。加上夜梦有神灵相示。这些都可能是陈恺卜宅于此的原因了。陈恺生有四子：梦熊、梦虬、梦蚪、梦鸾。梦虬号南彦，获宋朝提领官衔，生宗仁（玄杰）及真杰，现居汶村的陈氏皆为宗仁（玄杰）之子孙。陈恺其余子

孙去向大概如下：梦熊生宗尧迁海宴横岗；梦蚪生宗元，迁福建福州，后有子孙散落新会，台山大江、水步等；梦鸾生宗大迁海心鳌江，后有子孙迁居开平三江。

陈恺在汶村定居的时间有资料说为宋乾道九年，即公元1173年。台山历史上是岭南蛮荒之地，但从隋朝起，已有汉人繁衍。汶村地区在哪个时候得以开发？据查，唐代时在邻近的海宴已有盐业的开发利用。1974年10月，在那扶将军山发掘出两座唐墓，汶村与海宴那扶是近邻，想必在唐代，汶村已有汉人的居住和开发。陈恺选择在汶村定居此时是南宋的乾道年间。其时从南雄珠玑巷迁入台山的陈姓，尚有海宴春场、都斛东坑、赤溪冲金以及海宴南头的陈姓，其他姓氏还有水步长塘的廖氏、海宴祐村的郑氏、海宴的甄氏、上下洞的李氏、海宴的谭氏、寨门的容氏、大担的徐氏、那马冈的伍氏、白石的樊氏、旧仓巷的谭氏等。想必陈恺卜居汶村时，周边的其它氏族已在这一带生根繁衍了。

问题是，汶村陈氏人口繁衍之快，村的扩容之速、规模之大，迅速成为大村望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之谜。

王兴对汶村的屠城之谜

王兴对汶村实行屠城时为清顺治十一年即公元1654年。距陈氏立宅汶村逾时481年。从当时汶村城之规模看，经过差不多500年的繁衍，其时的汶村陈族应是人众村广、民生富庶，在当地非其他氏族所能比肩。王兴此次屠城究竟杀了多少人，历代无有这方面的统计记载，只是有些文字隐约说

及，虎口余生逃出去的有一百多人。

王兴，是杀害汶村人的罪魁祸首，是汶村千年万代子孙永远唾骂的历史罪人。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了。然而，王兴何许人也，仍然有较多的历史疑团。

邑人黄剑云先生所编的《简明台山通史》和黄仁夫先生所编著的《台山古今五百年》都有独立的篇幅述及王兴其人其事。请看：

〔农民军鏖战“文安城”〕清顺治十三年（1656），反清复明民族英雄王兴率领农民军占据汶村，拥朱聿鐸为唐王，使用永历年号，改汶村城为“文安城”，招兵买马，坚持抗清。

顺治十六年（1659），清将尚可喜派绿营兵3万，大举进攻汶村，王兴率3000丁勇迎敌，与清兵鏖战于“文安城”。农民军趁清兵立足未稳，轮番冲杀，生擒头阵清将，首战告捷。因清兵势众，双方激战三个多月。最后，城内农民军配合外围援兵，内外夹攻，左右出击，杀清将十二名，敌骑万余，大败清军。

顺治十七年（1660）春，清将尚可喜率领水陆两军围攻汶村，王兴备了棺材，约敌决战，清军闻知害怕，不敢硬拼，于城外深挖沟，高筑垒，围而不打，适逢饥荒，农民军终因粮尽无援，“文安城”失陷，王兴自焚，至死不降。

——《简明台山通史》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一月，王兴擄举人陈王道，遂据文村。”王兴占据文村后，军师连城璧建议以文村为老营，并提出把文村人杀尽，以免后患。王兴接受了这个错误的意见，以唐王聿錡千岁名义贴出布告，引诱逃亡的文村人回来，并于次年六月廿二日把回到文村大多数男人屠杀了。为记王兴屠村之灾难，文村人称六月廿二日为“斩头忌”，以志不忘此恨。原来被囚在白泥的文村地主当权派陈王道，在王兴攻下文村的当晚，就上吊死了。

王兴部队占领文村后，改名文安城，努力在此建立反清复明的根据地。邵庭采的《西南纪事》记，王兴在文村“熬海铸山，务农积粟”，发展制盐业，建仓库，铸刀枪，构筑沟垒；又礼贤下士，招兵买马，壮大自己。很快，王兴就建立了一个拥有新宁、恩平两县南部地区的敌后政权。从此，文村成为李定国与台湾郑成功联络的中继站，双方使者不时经过这里。据守下川的陈奇策，于1656年自动撤出，率兵西航，与退据龙门岛的邓耀会合去了。

文村根据地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已大为巩固。到永历十年正月，清平南王尚可喜派兵5000余人前来进攻，只能占领广海城；进一步西进，就遭到王兴部队的抵抗，寸步难前。

第二年来犯，也被王兴部队打败。永历十二年夏天，尚可喜控制了广东大局，派兵大举进攻文村。王兴领兵据险抗击，苦战3月，大败清军。到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春，平南王尚可喜又亲身督战，带兵围攻文村。王兴部

队被围困半年，到八月中旬，粮尽援绝，陷入绝境。

尚可喜乘王兴之危，派遣谋士金光入文村招降。王兴知道永历帝在云南无法立足，已逃亡缅甸，南明政权实际已经灭亡，决心一死殉国。他接待了金光，又叫5个儿子去见尚可喜议降。降议已定，王兴召集部下，分发钱财，勉励大家回乡耕田，待机而动。他自己则以一死殉国。

王兴自焚殉国，陈恭尹的《王将军挽歌》有详细的描述：那是中秋节的第二晚，年将44岁的王兴与张夫人礼拜了母亲，又互相拜别；15个妾侍也罗列两旁，向他们礼拜。此时，张夫人捧出一罐酒，说道：我藏有一斗好酒，等待这么一夜。现在终于离别了，大家尽此一杯罢！各人怀着极其悲伤的心情饮罢酒，就各自回房去了。过了一刻，王兴和母亲串堂入室，见16个妻妾都已悬梁自尽，王兴便劝母亲赶快逃离。王兴走到中堂，堂中挂着他心爱的国画“一虎顾儿图”，据说这是明成祖的御物。他把永历帝赐给他的印信放在正中，点起香烛，向永历帝遥拜，接着又拜过四方。然后脱下朝衣，走进堆满火药的房间，先后解下张夫人和15个妾侍的尸体，移至火药堆上。他再出去穿上朝衣，就进房点燃火药。一声巨响，烈焰腾空，王兴壮烈牺牲。

王兴自焚之后，全军皆哭，清使金光也被感动得流泪。他们把王兴及其妻妾的遗体放进一口早已准备好的大棺材内。两年之后，迁居广州的王兴两个儿子把这口棺材移葬到广州河南南箕村附近的山上。这坟墓因日久被泥土掩盖，1952年11月24日出土时，发现了王兴墓志，还有其妻妾的遗物金耳环和

金手钏。为了纪念民族英雄，文物单位把王兴墓迁到风景秀丽的越秀山下，与绍武君臣冢并列。墓碑刻上“南明抗清殉节王兴将军暨妻妾之墓”。

——《台山古今五百年》

以上两位先生曾执掌县志的编撰，想必对台山历史有所研究，两位对王兴其人多有肯定，定位于农民起义领袖，反清复明民族英雄。这样的定位，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当然，作为汶村子孙的笔者，在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文革前后乃至现时的许多学者，囿于某种长期被灌输的历史观念，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往往歌颂有加，言过其实地夸大其历史意义和影响，而又往往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农民起义，首先要在根本上代表农民的利益，“迎闯王，不纳粮”、“均田免赋”，是其所有行动的宗旨。但是王兴反而嗜血成性、丧心病狂地对无辜农民大开杀戒，所以上面两位先生对王兴的定位就值得质疑了。不少研究历史的人，喜欢为反清复明大唱赞歌，凡反清复明者，动辄以“英雄”称之，凡所谓抵御非汉族的暴力者，动辄以“英雄”称之，这种历史观念本身就有问题。王兴，不应定位为“农民起义领袖”、“民族英雄”，充其量是当时某一军事集团的草头王、一个十足的流寇。

问题又回到陈王道其人上。陈王道，当时是汶村一个大地主当权派。王兴军大军压境，且又表明其反清复明立场，陈王道是否一定要采取死守对抗的策略，此外还有没有可以在保民保城的大原则下的其它道路呢？据史王兴归附南明永

历帝后，陈王道对待王兴的态度一度有所转变：“其年七月，明桂王命督粮道姚继舜，召兴归赴。道经汶村，王道款留之，信宿乃去，乃以诗赠别。”但后来却又改弦更辙。我们认为，在保城和保民的最高原则下，是不可以逞一时意气而罔顾一切的，如果在军事实力远逊于外来者的时候，能讲究多一点有节有理的灵活的周旋策略，汶村的屠城的惨痛悲剧或能避免。由此说来，陈王道之于汶村，仍然是扮演了一个不大体面的角色。如果加上有黄仁夫先生在文中所述的“归清”行为，从这一点上说，他也应是汶村历史上的一个罪者。

汶村城后来被王兴改名为文安城，其后在这里盘踞了四年有多。黄仁夫先生在文中对这一段历史多有肯定，甚至对其后来壮烈殉节一幕有所渲染和歌颂。据说，王兴和南唐王聿鐸的行宫就建在东门的三圣堂里。那么，王兴自焚殉节的地点应在东门城楼或未可知，至于聿鐸这位王侯在汶村与王兴一起生活，参与王兴的军事策划，这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段历史与隆文的寻皇村历史联系起来，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汶村确曾是有王气灵光闪现的地方，我想象，王兴当年要把汶村作为南明的最后一个抗清根据地，他要虚张声势，扯大旗拉虎皮，扩大自己的影响，甚至还有雄踞一方，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便找到流窜中的南明皇裔聿鐸之弟聿鐸，拥立为王。据说，聿鐸是在肇庆失守后从新兴逃到隆文，是在附近大隆洞后来称之为“寻皇村”的一个村子找到的。想必王兴派兵簇拥聿鐸，从隆文经深井经那扶，沿着羊肠小路，披荆斩棘，趑趄而行。山风呼啸，月黑风高，虎吼狼吟，然后到了北